試評澳門古典文學文獻的整理

鄧駿捷*

文學面貌主要依靠作品來展現，因此對於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成為了澳門文學研究中的基礎工作。本文試對目前已經出版的澳門古典文學文獻整理成果(主要包括詩詞、古文、碑刻、楹聯等)進行較為全面的述評。述往事，思來者，以期為未來有關工作的前進方向和發展空間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澳門文學是澳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內涵甚為豐富複雜。大體而言，從語種的角度來看，澳門文學以漢語（包括粵方言）、葡語（包括土生葡語）為主，此外還有英語等其它語種的作品；從作者的角度來看，至少有遊宦、寓居澳門的文人，長居澳門或澳門土生土長（或謂“本土”、“在地”）的文人兩大類；從書寫內容的角度來看，則包括描寫澳門的作品以及各式文人在澳門創作的作品，即“關於澳門”和“寫於澳門”兩類。由於以上三個方面彼此交錯，加上歷來澳門的人口流動性很強（這裡主要指各種作家），所以澳門文學的外延和具體作品的判斷，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以統一。但是，觀者識其大，無須斤斤計較於一詩一文，澳門文學的面貌還是較為清晰可見的。

文學面貌主要依靠文學作品來展現，因此對於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成為了文學研究中的基礎工作。基於上述澳門文學內涵的複雜性特點，文學作品的文獻學研究成為了澳門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任務。可惜的是，迄今為止還未有專論四百多年來澳門文學文獻概貌的一文一書。這既說明了問題的難度，也說明了工作的迫切性。

本文旨在通過對目前澳門古典文學文獻的整理成果的審視，思考未來有關工作的前進方向和發展空間。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論祇會涉及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古典文學作品，祈為鑒諒。以

* 鄧駿捷，廣東南海人，文學博士。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會長、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古代文學史料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從事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學的研究，擔任《兩漢全書》、《子海（精華編）》、《清人著述總目》編委。主要著作有《劉向校書考論》、《澳門古籍藏書》、《澳門文學研究》（合著），古籍整理有《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校補）、《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主編）、《汪兆鏞詩詞集》（合編），書刊編纂有《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目錄初編》、《澳門粵語話劇研究資料目錄初編》、《澳門文獻信息學刊》（主編）等。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管窺豹，實為一孔之見，掛一漏萬之處定然不少，懇請各位專家通人不吝指教。

澳門詩詞的輯集註釋

就文體而言，澳門四百年來的古典文學文獻，以詩詞的數量最多，因此詩詞作品的整理成果也最為豐富。早在清乾隆年間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中已大量載錄了明清時期文人墨客有關澳門的詩文[1]；但作為一部清代中期私人合撰的志乘，它和文學文獻的輯集整理，尚有本質的不同。目前所知最早對澳門詩詞作品進行彙集整理的，應是曹思健的《澳門詩鈔》(稿本)。該書“將明季以來一直至清末有關澳門的政治、風土、人情、事物等等內容的詩歌，編為一輯，並逐一加以箋釋”[2]，可惜至今未有出版。此外，曹思健又曾於1970年6月在香港珠海書院的《珠海學報》第三期上發表了〈屈大均澳門詩考釋〉一文，是較早對澳門詩詞進行註釋的作品。

至於已經出版的，則是李毅剛的《澳門四百年詩選》。[3] 該書所選的詩作始自明中葉的湯顯祖，終於當代的馮剛毅，共收五十三位詩人、二百二十九篇詩作。每位詩人附有小傳，某些作品後有小註。若以20世紀50年代為限，則以鄭哲園為界，共收明清至民國年間三十二位詩人、九十篇作品；可以說，此一時期的重要詩人和主要作品基本上都予以網羅。《澳門四百年詩選》前無依傍，篳路藍縷，它為澳門詩詞的搜集整理事業先建奇功。同時，它更為當時及此後的澳門詩詞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本依據，這些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澳門四百年詩選》出版之前，成長於澳門、後負笈臺灣的李德超曾在1986年召開的“澳門文學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一文，首次介紹了明清兩代澳門詩詞古文的情況，文後附有“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概況表”，羅列了明清至民國時期共一百三十六位作家的澳門文學作品。[4] 該文提供了整理澳門詩詞的大量線索，並為進一步的輯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此後人不應遺忘。

繼《澳門四百年詩選》之後，又有李暢友《港澳詩選註》[5] 中的“澳門詩”部分。該書所選澳門詩的作者始於明人黃瑜，終於當代胡曉風，共收五十六位詩人、一百一十九篇作品。若以20世紀50年代為限，則以李竹候為界，共收明清至民國年間四十五位詩人、一百篇作品。與《澳門四百年詩選》相較，該書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明清至民國年間詩人的數量增加了十六人，他們分別是黃瑜、黃畿、何栻、汪後來、王軫、張汝霖、許敦元、黃培芳、何健、汪仲洋、黃遵憲、潘飛聲、(日) 永井久一郎、林鶴年、冼玉清、李竹候(《澳門四百年詩選》中的潘仕成、何紹基、吳啟苞三人，該書不錄)，這使得人們對於此一時期的澳門詩作有了更多的認識，較有意義。二是對於所錄之詩，不僅有註釋，而且有說明 (包括作者簡介和作品評析)，那就帶有一定的文學批評意味。然而，該書所選之詩，也不無可議之處。如開篇的黃瑜〈蓮峰瑞雲詩〉、〈悲井澳詩〉及黃畿〈登蓮峰〉，其中的“蓮峰”，究竟是當時香山縣的蓮峰山，還是澳門的蓮峰山，恐怕仍需討論。至於“井澳”，應在橫琴山下，不屬澳門境內。這樣的問題，不止以上兩處，因此在使用該書時應注意分辨。

方寬烈的《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上下冊[6]，則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價值的澳門詩詞整理著作。該書的編纂標準是，“所選的人限於辛亥革命後存世者，詩的內容要和澳門有關連，例如人物、地點以及事件，祇要涉及澳門的都在收入之列”[7]。因此許多晚清民國時期的詩人詩作也予以收錄。該書篇幅較大，共選收了民國以來二百三十一位詩人、一千一百多篇作品，對於保存20世紀的澳門詩詞作品貢獻甚大。該書的另一特色是“用‘紀事’作體裁，為了方便敘述，特把內容分作八十四項”[8]。這八十四項的內容主要以澳門各個名勝古蹟為主，如東西望洋山、南灣西灣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北灣、媽閣、普濟禪院、蓮峰寺、大三巴、大砲臺、白鴿巢公園、娛園、澳督府、關閘等，也有醫院、學校、酒店酒樓、青樓賭場等，更有雅集、贈答、竹枝詞、雜詩等。這種編例，使人從一個鮮活的角度了解澳門詩詞作品，別具創意。此外，書後的作者簡介，為後人提供了許多進一步研究的線索，價值頗高。遺憾的是，該書的校勘有欠精細，存在一定的文字錯訛。但是瑕不掩瑜，從規模和編例來說，該書堪稱一部上乘的澳門詩詞整理著作。

湯開建等主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五）·文獻卷》中的《明代部分·第三編·奏議文集類》[9]，上起陳子龍輯的〈明經世文編〉，下至徐昌冶輯的〈聖朝破邪集〉，收錄了明代有關澳門的詩文作品；而《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文獻卷》中的《清代部分·第五編·文集詩鈔類》[10]，則上起尤侗的〈外國竹枝詞〉，下至汪兆鏞的〈澳門雜詩〉，彙集了清代以至民國初年的澳門詩文作品，搜集之廣，作品之全，可以說超越此前的所有著作，價值重大。然而，限於全書的編纂宗旨和體例，祇有錄文，未有註釋，標點亦間有不妥之處，留下了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章文欽的《澳門詩詞箋註》[11]，是目前澳門詩詞整理中的集大成式著作。該書分為《明清卷》(至1840年)，上起明嘉靖年間的蒲龍，下迄清道光年間的單子廉，共收七十位詩人、二百七十三篇作品。《晚清卷》(至1911年)，上起道咸年間的劉嘉謨，下迄光宣年間的陳應科，共收五十九位詩人、二百七十一篇作品。《民國卷》(至1949年)上下冊，上起戴鴻惠，下迄商衍鎏，共收八十四位詩人、六百三十篇作品。煌煌四大冊，合共二百十三位詩人、一千一百七十四篇作品。同時，每卷前有長篇〈導言〉，每位詩人有小傳，每詩有註釋，詩後又有說明。該書積作者十餘年之功，書中的〈導言〉周全，小傳扼要，註釋詳明，說明精到，顯然是將澳門詩詞的輯集註釋作為一部“文化史”著作來進行的。[12]從《澳門詩詞箋註》的學術水平來看，應該說這個目標已經達到，因此也使該書成為了澳門詩詞整理著作中一個難以全面逾越的高峰。附帶一說，章文欽另有《吳漁山集箋註》一書[13]，其中卷二《三巴集》前帙〈澳中雜詠（三十首）〉是吳歷在澳門時的作品，後帙〈聖學詩〉等亦多與澳門有關，可以說《吳漁山集箋註》，是作者對澳門詩詞整理的又一貢獻。

以上的澳門詩詞整理著作，從文獻編集的方式而言，可以稱為“總集”，尤其是後三種，總集的色彩十分明顯。另一方面，澳門詩詞的整理也可以“別集”的形式進行，即祇針對某一位作家的作品進行整理，鄧景濱的《鄭觀應詩選》[14]就是這樣的一部著作。該書從現存鄭氏的七百二十六篇詩作中，選出四百三十二篇，並按內容分為述志編、時事編、御侮編、維新編、實業編、除弊編、修身編、題贈編、風物編、談玄編十類。又有附編，收錄〈序跋題詞詩話選輯〉、〈鄭觀應考證四則〉、〈鄭觀應大事年表〉三種。書前有管林的〈實業家思想家詩文家鄭觀應（代序）〉和編者所撰的〈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詩歌研究（前言）〉兩文，其中〈實業詩人第一家〉全面評價了鄭氏的詩歌創作觀、詩歌內容，以及特色和價值，是一篇研究鄭觀應詩歌的力作。鄭觀應（1842-1921）幼年即隨父鄭文瑞在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10號的鄭家大屋居住過一段時間，其後斷續往來於澳滬之間，並以澳門作為其生活休閒的主要之地。鄭氏詩作雖然未必全部寫於澳門，但與澳門關係之密切是完全可以想見的；所以對於鄭觀應詩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15]，理當屬於澳門文學的組成部分。正因如此，《鄭觀應詩選》作為第一部澳門作家詩集的整理性著作，其開創意義應予肯定。該書最近出版了修訂本，改名為“鄭觀應詩類編”[16]。

至於近代嶺南著名學者汪兆鏞（1861-1939），則是澳門民國年間的重要作家。汪氏在清末遊幕於廣東翁源、赤溪、遂溪、順德各縣，後棄幕業，赴樂昌縣管理鹽務；1905年岑春煊督粵，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延之入幕，司章奏之務。辛亥革命之後，汪氏以遺老自居，並於該年十一月首次踏足澳門。直至1939年去世為止，曾先後十二次來澳，斷斷續續在澳門居住了十三年有多，終以79歲高齡病逝於澳門。汪兆鏞在澳門期間創作了大量的詩詞作品，多收入其所著的《微尚齋詩續稿》、《澳門雜詩》、《雨屋深鐙詞續稿》、《雨屋深鐙詞三編》之內。鄧駿捷、陳業東編校的《汪兆鏞詩詞集》[17] 彙集了汪氏的全部詩詞作品(包括《微尚齋詩》、《雨屋深鐙詞》和上述四種詩詞集)，並輯有《集外詩詞》；又收入汪兆鏞長子汪祖澤根據汪氏自撰年譜及日記編成的〈微尚老人自訂年譜〉，以及有關汪氏的輓詩、輓詞、輓聯、祭文和時人評論文字等。該書是首次對汪兆鏞詩詞進行全面整理的著作，其中〈前言〉在探討汪氏詩詞的分期、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的基礎之上，着重闡發居澳作品於其創作生涯中的意義和價值，具有一定的學術開拓意義。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葉晉斌的《澳門雜詩圖釋》。[18] 汪兆鏞的《澳門雜詩》於1918年刊行，收入〈雜詠二十六首〉、〈澳門寓公詠八首〉、〈竹枝詞四十首〉，合共詩詞七十四篇，涉及澳門的歷史、政治、風俗、名勝、古蹟等內容，是一部兼具史料性和文學性的澳門專題詩集。該書對《澳門雜詩》中的每篇作品進行註音釋字，疏通詞義、句意，更為各詩配上與之內容相關、時代相近的古地圖、書影、照片、繪畫、明信片等，可以說是澳門文學文獻中的一次“古籍整理和文化普及讀物相結合”[19] 的可貴嘗試。雖然該書生動活潑、圖文並茂，可讀性強；但是註釋較為簡略，亦欠說明，因此一定程度上減低了它應有的價值。

另一部得到全面整理的是，同盟會會員廖平子於抗日戰爭期間在澳門手抄發行的詩刊《淹留》。[20] 在抗戰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之時，澳門由於特殊的原因倖免於日寇鐵蹄的肆虐。包括不少文人墨客在內的大批難民湧入澳門，他們與澳門同胞一道，為支援全國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廖平子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位。廖平子（1880-1943），廣東順德勒南鄉人，弱冠即與同邑伍憲子、盧信等屬文抨擊清廷，倡言民族革命，時稱“順德文化界三傑”。廖氏曾先後在香港、日本等地宣傳革命，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民國之後，廖平子先後出任廣東省府秘書、高州宣撫使、南京臨時政府稽勳局審議員、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採訪員和國史館編輯。

1938年秋，日寇南侵，廣州淪陷。廖平子變賣田產，組織鄉民抗日，事敗之後，避居澳門。為了宣傳抗日，廖氏以熾烈的愛國熱情和驚人的毅力創辦了手抄詩刊《淹留》。《淹留》為半月刊，其中的詩歌、畫作皆出於廖平子之手，編輯、繕寫、裝訂、發行等亦全由他一人包辦。《淹留》在1939年2月16日發行第一期，每期15冊，至1941年共40期；其後改名《天風》，又出版了14期。1942年，廖平子接受韶關仲元中學校長梁鏡堯的邀聘，擔任國文教員，舉家輾轉由廣寧四會抵達粵北曲江縣，住在鶴涌仲元中學校園，翌年逝世。

《淹留》的內容頗大，每期正文八至九頁，半頁八行，每行字數不一。據現存的38期統計，共詩二百十六題、四百五十二篇；另有詞二首，文三篇，函一通。[21]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稱譽《淹留》為“抗戰詩史”，這固然極為準確；更需指出的是，《淹留》亦應是澳門抗戰文學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淹留》雖然是現代出版史上獨一無二的期刊，但一直未為藏書單位所著錄。直至1983年，香港知名人士何建華先生將畢生藏書二萬餘冊贈予廣東省中山圖書館，其中即有《淹留》38期。廖平子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終於重現人世。經整理後，《淹留》於1990年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發行。此外，澳門歷史學者陳樹榮先生亦於二十多年前從舊攤購得《淹留》第一至三十八期，這是目前僅見的兩套《淹留》原本。兩本不僅存在文字差異，而且詩作的數量也略有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不同。鑒於《淹留》在澳門文學史上的重要價值和特殊意義，陳業東以陳氏藏本為底本，參校粵圖藏本，對《淹留》進行的標點校勘，交由澳門基金會出版。《淹留》的整理出版，使得這部澳門抗戰文學的奇葩能夠廣泛流傳，並為澳門文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可謂功莫大焉。

此外，鄧景濱的《澳門蓮系地名考》[22]也是一部值得介紹的著作，該書分為〈澳門蓮系地名考〉、〈澳門蓮系詩詞輯註〉、〈澳門蓮系聯匾輯註〉、〈澳門蓮系地名索引〉四個部分。其中的〈澳門蓮系詩詞輯註〉，上起清嘉慶年間的鍾士超、李大臨，下迄現代的甄陶（1902-1976），共收五十四位詩人、六十三篇作品；而〈澳門蓮系聯匾輯註〉則收入澳門廟宇、民宅、名勝古蹟等的聯匾三十四副（幅）。每篇作品後有說明和註釋，是第一部專題式的澳門文學文獻整理著作，頗見特色。

澳門古文及碑銘聯匾的搜集整理

相對於詩詞而言，澳門古典散文的整理較為薄弱，這當然與澳門早期散文的不甚發達有着直接的關係。明清時期的史書、方志、文集中涉及澳門的文字，湯開建等主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五)．文獻卷(明代部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文獻卷(清代部分)》，已經作了廣泛的搜羅；然而，由於該書主要從反映澳門歷史的角度來搜集相關材料，所以它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文獻整理還不完全一樣。

從今所見，澳門早期古典散文較為成熟的作品，應數清康熙年間陸希言的《澳門記》；至於其它的作品，則是大量官私建築物上的碑刻銘文。對於澳門碑銘的搜集，較早者為蕭國健於1989年出版的《澳門碑刻錄初集》。[23]其後李德超的〈澳門之中文碑刻與澳門史研究〉一文[24]，選載了澳門廟宇的碑刻十一通。近年出版的譚棣華、曹騰騑、冼劍民等編《廣東碑刻集》一書[25]，所收的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廟宇碑刻共有二十一通、鐘爐等的銘文七通。以上一文一書，都屬於選錄性質，未有對澳門的碑刻銘文作全面的彙集整理。

譚世寶的《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26]，則是目前所見對澳門半島的廟宇碑刻、鐘銘等文字，進行較為全面的實地調查和彙錄整理之作。該書第三章“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附照錄文點校”共載錄了二十六所廟宇的現存碑文，又對毀壞不存的碑刻作了說明。在對碑文進行抄錄、標點的同時，該書又對以往各家的錄文進行了考校，而且附有各碑的照片，每碑之後又有說明和考辨，可以說是目前澳門半島碑刻銘文整理的高水平著作。必須一提的是，該書第一章“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總論”是一篇利用碑刻銘文來研究澳門廟宇在澳門歷史發展上的地位和意義的力作。個別結論容或可議，但其史料的廣泛採集和鞭辟近裡的分析，值得充分的重視。綜觀全書，可以發現所錄碑文不僅有歷史、社會和宗教的價值，部分文字較多的碑文，如趙允菁〈重修媽祖閣碑誌〉、羅復晉〈(蓮峰廟) 鼎建紀事碑〉、吳應揚〈重脩觀音古廟碑誌〉等，也具有一定的文學意味，因此它們理當屬於澳門文學文獻的範圍。

另一部澳門廟宇碑文的整理著作是鄭煒明的《(葡佔) 氹仔路環碑銘聯匾匯編》，該書1993年出版，時間較早，它彙錄了澳門當時兩個離島——氹仔和路環（現時路氹已經連成一片）廟宇內的碑文及聯匾文字。可惜的是，該書錯訛較多，顯然有需要重作修訂。最近譚世寶的《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 —— 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27]，又對氹仔、路環（九澳）的廟宇碑刻進行了廣泛的搜集和整理。其中的〈(氹仔) 重修上帝祖廟捐簽碑誌〉、〈(氹仔) 重修三婆廟碑記〉、〈(路環)重修觀音古廟碑記〉、〈(路環) 新建三聖廟碑記〉等，皆有一定的文學價值；而且涉及氹仔和路環的文學作品較少，所以對此應予必要的注意。以上三書，基本上收集了澳門三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島的碑文，因此成為研治澳門古典散文的重要依據文本。

至於澳門古典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則應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如上所述，鄭觀應是晚清澳門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自光緒十二年（1886）起，鄭氏在鄭家大屋用了五年的時間增補編定了《盛世危言》，其中有不少關於澳門的篇章，因此《盛世危言》亦應是澳門文學研究的對象之一。最早對《盛世危言》進行整理的是夏東元，其所編的《鄭觀應集》上冊收錄了〈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遊日記〉、〈西行日記〉等，[28] 下冊收錄了〈盛世危言後編〉、〈羅浮□鶴山人詩草〉、〈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待鶴山人晚年紀念詩〉、〈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遺書〉等。[29]《鄭觀應集》全面彙集了鄭氏的詩文作品，為後人研究鄭氏的文學成就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材料。

由於《盛世危言》影響廣泛，所以其後出版了不少的整理本、選編本，此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夏東元另編有《鄭觀應文選》一書。[30] 該書分為經濟篇、政治篇、軍事篇、文教衛生篇、社會改革篇、有關澳門事篇、家訓篇，內容主要取自《盛世危言》，是一部很有特色的鄭觀應散文類選之作。此外，最近澳門文化局暨澳門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暨近代文獻中心共同合作編輯，以影印形式整理的《鄭觀應文獻選集》，目前已經出版了《盛世危言》、《香山鄭慎餘堂待鶴老人囑書》、《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長江日記》等。

楹聯也是澳門古典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澳門的歷史名勝建築內存在大量的楹聯和匾額，值得廣泛搜集，並加以研究，鄧景濱、葉錦添的《澳門名勝楹聯輯註》[31] 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該書實地搜集了澳門、氹仔和路環七個區、五十一個聯點以及部分街聯，合共五百四十六副楹聯。對於每個聯點有簡單的介紹；每聯有說明，主要涉及楹聯的具體位置、質材顏色、字體式樣、撰聯者及撰聯時間，間及該聯的橫匾；之後又有註釋，以解說文字、典故等為主。書前又有二十九幅楹聯的圖片，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所採之聯的情況。該書對於研究澳門楹聯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可惜目前澳門文學的研究者未予充分利用。

需要一提的是，臺灣學者林明德的《澳門的匾聯文化》一書。[32] 該書雖然是一部研究式的專著，但是書中對所論匾聯幾乎都附有圖片，數量很大，可補《澳門名勝楹聯輯註》圖片的不足。其中第四章〈澳門地區匾聯文化的探索〉將澳門的匾聯分為宅第之部、儒家之部、佛教之部（觀音信仰）、媽祖信仰、道教之部、其他之部、天主教之部，分類頗見特色。此外，附錄“古蹟創建年代繫年、匾額繫年、對聯繫年”也甚有史料價值。

餘　論

綜上可見，澳門古典文學文獻的整理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奠定了澳門文學研究的良好基礎。揆之今存的文學史料，借鑒古籍整理的方式，似乎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可以進一步開展。

一、在現有的基礎之上，加強史料的發掘。以詩文作品為例，開拓的空間仍有不少，如在新見的清乾隆年間澳門第三任海防同知張汝霖（1709-1769）的詩集《西阪草堂詩鈔》中，可以發現過去不為人知的張氏寫於澳門的詩作四題五篇，這為了解其在澳門時的情況和心態提供了新材料，也為澳門早期文學作品的鉤沉作出了貢獻。[33] 此外，澳門博物館藏有一批望廈趙氏族人的詩文集抄本、稿本，其中《宛如公雜文》、《宛如公詩集》是趙允菁的作品，還有趙仲漳的《鄴生試律詩稿》、趙不爭的《雲孫詩集》（稿本）等。[34] 它們不僅為了解趙氏家族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材料，更加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澳門清代以至近代文學史中本土文人作品的缺環，意義重大。

二、過往的整理工作，較為集中在“關於澳門”的作品上，對於“寫於澳門”的作品重視稍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

嫌不足。如在民國年間，馮秋雪、馮印雪、周佩賢、黃沛功及梁彥明等人組成的“雪社”，曾出版《雪社詩集》五輯、《詩聲》四卷，都是澳門詩詞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詩詞箋註．民國卷》已作了初步的整理。但是，從整體了解“雪社”的角度而言，顯然有必要作全面的搜集整理。此外，《華僑報》等的一些澳門報刊上，也有為數不少的古典詩文，它們屬於典型的“寫於澳門”的作品。當中小部分已收錄於《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但未作全面的整理，有關的工作亟待進行。

三、在進行學術研究式的整理之外，也應注意普及式的整理註釋性作品，上述《澳門雜詩圖釋》已作了初步的嘗試，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可做。如著名的《盛世危言》，就可選取價值較高、與澳門關係密切的篇章，出版一部帶有註釋、解題的選注本。又如媽閣廟存有大量的石刻詩文，似乎亦可做一部圖文並茂，知識性、文學性、考證性兼備的圖文註釋本，這也是宣傳澳門“世遺”和澳門文學的一個可行性選題。

澳門文學(尤其是明清至民國時期)的研究方興未艾，而文學文獻的整理更是別有洞天、大有可為。因此，本人衷心希望藉着澳門文學館籌建的契機，更多有識之士、名家學人共同參與澳門文學文獻的整理研究，進一步展現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的澳門文學面貌。

【註】

(1)《澳門記略》最早的“西陂草堂”諸本，所載詩文的數量略有差異，詳參駱偉、鄧駿捷〈《澳門記略》清乾隆“西阪草堂”版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1年第1期。
(2) 鄭煒明：〈澳門文學研究史略〉，見《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頁38。
(3) 毅剛纂輯：《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出版社，1990年。
(4) 蘆荻等：《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年，頁9-24。
(5) 李暢友主編：《港澳詩選註》，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6) 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澳門基金會，1996年。
(7) 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前言》，頁2。
(8) 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前言》，頁3。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五)》，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25-357。
(1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719-870。
(11)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珠海出版社，2003年。
(12)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註．自序》，頁8。
(13) 吳歷撰，章文欽箋注：《吳漁山集箋註》，中華書局，2007年。
(14) 鄧景濱：《鄭觀應詩選》，澳門中華詩詞學會，1995年。
(15) 對於鄭觀應詩歌作品的全面整理，當屬夏東元編的《鄭觀應集》，詳見下文。
(16) 鄧景濱：《鄭觀應詩類編》，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12年。
(17) 鄧駿捷、陳業東編校：《汪兆鏞詩詞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18) 汪兆鏞原著，葉晉斌圖釋：《澳門雜詩圖釋》，澳門基金會，2004年。
(19) 汪兆鏞原著，葉晉斌圖釋：《澳門雜詩圖釋．前言》，頁3。
(20) 廖平子原著，陳業東標點：《淹留》，澳門基金會，2006年。
(21) 參詳廖平子原著，陳業東標點《淹留．〈淹留〉：空前絕後的抗戰詩史》，頁2-6。
(22) 鄧景濱：《澳門蓮系地名考》，澳門語言學會，2000年。
(23) 參見鄭煒明編《(葡佔)氹仔路環碑銘聯匾匯編．自序》，(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頁1。
(24) 李德超：〈澳門之中文碑刻與澳門史研究〉，載林天蔚主編《亞太地方文獻研究論文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1年，頁170-189。
(25) 譚棣華、曹騰騑、冼劍民等編：《廣東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6)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27) 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氹仔九澳史——清代氹仔九澳廟宇碑刻鐘銘等集錄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
(28)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9)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 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選》，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
(31) 鄧景濱、葉錦添編註：《澳門名勝楹聯輯註》，澳門楹聯學會，1998年。
(32) 林明德：《澳門的匾聯文化》，(台北)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7年。
(33) 詳見鄧駿捷、駱偉〈新見張汝霖《西阪草堂詩鈔》中的澳門詩〉，《澳門研究》2012年第3期。
(34) 參見鄧駿捷《澳門古籍藏書》，(香港)三聯書店、澳門基金會，2012年，頁43-44。

© 2002 Cultural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this article may not be copi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IC.